

人间物语

片羽

## 沈燮元生命中的遗憾

| 安健文 |

沈燮元离去的脚步，似乎并未走远，依稀能听到回声。

倘若在十年前，沈燮元这个名字，学术圈外很少有人知晓，近几年却成了网红，这都拜新媒体所赐，尤其是B站、抖音的功劳最大。沈老笑称是“噼里啪啦”把他炒红的。只剩一颗独牙的沈老不知是故意逗人抑或说话漏风，把“哔哩哩哩”说成“噼里啪啦”，真是老顽童。

一时间，“南图扫地僧”名声大振，隔三差五有人来南京图书馆阅览室采访拍摄沈老，原本静谧之处变得闹哄哄，工作人员不得不在沈老座位上方贴上“禁止大声喧哗”的字条。

清静了一辈子的沈老，没想到期颐之年却成了热门人物，不知他是否习惯？

人活到百岁，已是人瑞，应无憾事。但百岁翁沈燮元生前没有看到他毕生致力编纂的《黄丕烈〈士礼居题跋〉》出版，终究还是一个大大的遗憾。幸好该书在沈老生前已进入书稿清样二校，不久即将出版面世，但对关注的读者来说，已有些迫不及待。

沈燮元，无锡石塘湾人，一生在无锡、苏州、南京三地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。其中大半辈子在南京图书馆工作，退休后依然以馆为家，退而不休，每天打卡，直至生命熄灭为止。

沈燮元是无锡国专1948年毕业生，与红学家冯其庸是同班同学，两人都在无锡分校与上海分校上过课，交情很深。冯其庸晚年病重时，有一位在南京工作的友人去看望他。谈话间，冯其庸说，自己有位老同学在南京图书馆工作，叫沈燮元，很有学问，他一人生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一定要帮我去看看他，照顾一下他。

沈燮元解放初曾在无锡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他与我舅舅王赓唐是好朋友，两人都在无锡文教部门工作，经常见面切磋学问，两人还以“燮赓”（各取一字）的笔名，合作发表过文章。沈燮元曾在无锡图书馆与苏南文管会工作，后来他随文管会迁至南京，他本人连同文管会保存的古籍一起并入南京图书馆，从此再没有离开过那里。

沈燮元学问很深，著述很少，属于述而不作一类的学者。我书架上一本不厚的《沈燮元文集》，这几乎是沈老生前全部的著述了，其中包括他早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《屠绅年谱》，还有十几篇文章，大多是序跋。书中一半篇幅是他当年手写的《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方志目录》的油印本。

沈燮元漫长的一生，大抵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。他撰写江阴乡贤《屠绅年谱》，为国专老师辑录《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》，参与顾廷龙领衔主编的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辑工作达十年之久。而平生最大心血则用在了“异代知己”黄丕烈《士礼居题跋》的编纂上，达数十年至死而不休。

黄丕烈，清代乾嘉年间著名学者，古代藏书家中最负盛名的大咖，以其在古籍上题跋的“黄跋”而著称于世，为后代学者所追捧。辑录其题跋的人，从清代到民国以来陆

不断，如潘祖荫的辑本、江建霞的补辑本、缪荃孙的重辑本、王欣夫的续辑本等。而当代与沈燮元“撞车”同时在做这项工作的学者，也大有人在。我书架上就有两部已出版的黄丕烈题跋集，一部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屠友祥校注《菴圃藏书题识》，一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余鸣鸿、占旭东点校《黄丕烈藏书题跋集》，他们动笔比沈燮元晚，成书比沈燮元早。而沈燮元的毕生心血《士礼居题跋》则至今尚未出版，已落了“后手”。

但沈燮元似乎并不在意，他于2015年4月与中华书局签订了《士礼居题跋》的出版合同，但八年来他一直磨磨蹭蹭，不停地修订补充，既然落了后手，他就要后发制人。沈老的后手是有底气的，前两部抢得先手的书，都是就书编书，仅对前人编辑的书籍进行重新校勘和添加注释，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。

沈燮元绝不满足于此，他要编一部更加详实、更加完备的“黄跋”集子。所谓详实，就是不依赖于就书编书，就书校书，而是通过他在图书馆界积累的人脉关系，数十年来从全国各地图书馆与藏书家手中，获得了800多份“黄跋”真迹复印件，他用“黄跋”校勘“黄跋”，纠正了前人辑录中的多处错漏之处。所谓完备，就是在这些复印件中，以及其它场合获得的信息资料中，沈老发现了数十则前人从未辑录过的“黄跋”，也就是说，他即将出版的《士礼居题跋》，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“黄跋”，是集大成者。图书馆界耆宿顾廷龙先生曾为沈燮元写了一副对联：“复翁异代逢知己，中垒钩玄喜后生。”复翁是黄丕烈的号。沈老一生所作所为，确实不愧为黄丕烈的异代知己。此书虽已编成，却未能在沈老生前出版，终究是他生命中的一大遗憾。

笔者与沈老缘湄一面，但我曾两次与沈老出现在相同的场景中，只是没有在同一时空里交集，所以未能“邂逅”。而这两个场景都与黄丕烈有关，一次是2011年初夏，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在杭州举办古籍拍卖预展与“黄跋、顾校、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”。笔者前往观摩了预展，沈老则应邀出席了研讨会。这次拍卖展品中，有三件“黄跋”手迹，经沈老确认是前人没有收录过的，首次面世。沈老见了这些“黄跋”，犹如见到失散多年的好友一般，激动不已。还有一次是2018年深秋，上海举办《缥緜流彩——上图馆藏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展》，展品中有多件黄跋，笔者与沈老都去参观了，同样没在同一时间里交集。沈老这次是作为普通参观者，也挤在观展的人群中，隔着玻璃柜，用贪婪的目光，审视着展柜中的“黄跋”。

沈老终身埋首于古籍整理与研究，他说：“我跟书的关系，等于鱼跟水的关系。我在图书馆工作就像鱼在水里游，脱离图书馆就看不见了，鱼就死掉了”。

去年秋天，无锡国专历史研究会成立时，沈燮元被聘为荣誉会长。如今他已驾鹤西游，去仙界与正在等待他的老同学冯其庸相聚了。

## 渐失的脚步

| 周国忠文 |

在我寓所的东北部，有几个村落，曾是前几年我经常散步的地方。

那几个村落，早先曾是个渔业大队。后来，渔民们上了岸，也干起了“三铁耙六稻秆”的行当。又随乡镇工业发展，融入了市场经济浪潮，乃至城镇化建设的洪流。不过，我总觉得，在那些已变身为市民的血脉里，或多或少仍遗有渔民的基因，以及少数具象的蛛丝马迹。这也是我避开喧闹、前去散步的理由。

虽说村落里的房屋，大多为单开间二层楼，与其它一些村的住宅有差异。但屋前屋后，多有紧凑的菜地。尤其是高速公路沿线，有较空旷的菜畦，满目菜蔬瓜果，还有不少供蔬果爬藤的棚架，羊肠小道纵横逶迤，将我的思绪，牵向农耕和炊烟。

靠近村落西侧，有一条二十来米宽、三四百米长的河。西岸植有杨柳、紫荆，间隔种有桃树。东岸除柳树外，植有香樟以及杂树。行至河的北端，一道堤坝截断了水流，堤北停着两条搭有船棚的水泥船，堤南浜斗则余着两三只小木舟，船上无人，却有渔网。

过堤东行，北侧是一排老旧厂房的围墙，不断传出机器的轰鸣，还间杂沉闷的冲床作业声，那是电能制造出的铁与铁的厮杀，冲击我的耳膜。而南侧，则是一片开阔的树林，参差的绿荫中，嵌着两三间斑驳的破旧小屋；屋的四周，地势起伏，蓬蓬簇簇的茅草间，散落着一些方向不一的坟墓；不知名的野花，随风摇曳，冲淡着大蓟、飞廉、菝葜——戟刺怒张、狰狞骇人的阴森。

一路之隔，阴阳之别，也是两番景象。我的心绪，穿行于明暗之间。

我的脚步，继续移向东北方。西侧是几间低矮的老式民居，檐头、瓦楞和屋脊也较破旧；山墙多见爬山虎，门闩的油漆剥皮剥落，一派衰败气息。但从门锁看，这些屋还是有人进出的，估摸是外地打工者所租住。而东侧，则是十来排较齐整、白墙黛瓦的二层楼，大多仍乃本地住民的居所。沿老民居前的沙石路往北，是两家小厂的门面，已紧靠横亘东西的高速公路，不间断的轮胎与沥青路的摩擦声，高调淹没了其它响动，也连接起意识中的古今，水

路似丝，陆路如梭……

转至东面后折南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，与镇内水网连接。河东，杨柳背后是厂区。河西，岸堤由红砖平砌铺就，右边是一长方形的苗圃地，个中间杂一些桑树。早已歇了蚕业，我不知：因何还种桑树？其间，鸡鸭散漫觅食，几条小狗穿梭嬉戏，还瞧着我这个过客，不住吠几声，一副蛮横吓人的模样。

沿着红砖堤，我一路往南漫步。这也是一条我常走的路。岸边常年停靠着两只木船，船身桐油漆金黄，弧形的竹篾棚架围着三舱，一如旧时的乌篷船。船舱放着一枝橹，上面搭着一口丝网，两根竹篙则固定在船舷处；船头一块带铁补丁的防滑木跳板，充当了船与岸的桥梁。船头一老叟，长得精干，头发花白而清疏，脸容方正、黝黑，用绳拴小木桶，打起河水浇向船甲；然后，用拖把擦拭甲板，慢条斯理的动作，有点像冬日里的暖阳。那种闲散和缓慢，仿佛是从历史深处突兀冒出，与周围闪烁的时空节奏，以及捕鱼时的迅捷，形成强烈反差。

我的视线还触及到船帮角置放的桅灯、汽灯，而沿跳板下方，一根电线，穿过菖蒲、芦苇的缝隙，通向岸上。这三套制的光源预备，似在告诉我：老叟岸上有屋，身心却总在船，船家船家，船才是真正的家。我不由油然起敬，多次祝愿那不老的古风骤然荡起，让老叟拔锚也解缆，顺流出闸，扬帆于烟波，迤迳于渔歌……以了却其血管里——不绝奔流的念想和向往。

然而，风已进入了现代，似乎不肯回到过去时。船，也大概宁可停在泊位，不愿再返回古代。夕阳里，只留下那守望的老叟，仿佛穿越烟云的一尊塑像，仍倚着船帮，凝思而怅惘。

更令人遗憾的是：前年，那几个村落也拆迁了，废墟上，正生长出钢铁水泥的骨架。而我，在村落里的散步，也不得不中止。那小径、菜畦、工厂、坟地、小屋，包括桑地、岸树、河流、渔网、木舟，乃至那老叟……都只能似零碎的胶片般——在脑海里徘徊……

而且，我愈加感到：自己目光和脚步的可选择性，已越来越少。



雨霁

摄影 徐群